

朱熹詩歌的超越性體驗

康雲山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kang@mail.stut.edu.tw

摘要

人性蘊含靈性層面，具有超越性的需求。朱子幼時即從父親朱松學習儒家經典，對聖賢的超越性境界頗為嚮往，後來，受劉白水、胡籍溪、劉屏山三位老師的影響，兼學儒、釋、道三家的學問與心性工夫，所以在他 23-24 歲之際，有一些學禪與學道的超越性體驗。31 歲時，朱子拜李侗為師，之後盡棄異學，一意儒家聖賢之學，也有一些超越性體驗。學禪、道與聖賢之學的超越性體驗朱子曾將之寫於詩歌中。學禪的超越性體驗表現在詩中的，是清靜空寂之樂；學道的超越性體驗，除了空寂虛靜之樂，更有心遊神仙境界的神祕經驗。至於從事儒學所得，則是於詩中發露心與天理合一的超越性體驗。本文乃就朱子詩作中 18 首蘊含禪道之樂與 10 首蘊含儒家心與天理合一之樂的詩歌予以析論，以顯示朱子的超越性體驗。

關鍵詞：朱熹、超越性體驗、禪、道、天理、樂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s in Zhu Xi's poetry

Yun-Sun Ka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uman nature, there is spirituality, therefore human have a need to surpass themselves. The need is shown in religious belief or according to Confucianism, in practice of Xin 心 and Xing 性. Zhu Xi 朱熹 learned Confucianism classics from his father Zhu Song 朱松 when he was a child.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he studied self-cultivation philosophy of Cheng Yi 程頤 and Cheng Hao 程顥 very hard. After his father died, Zhu Xi learned from Liu Baishui 劉白水, Hu Jixi 胡籍溪 and Liu Pingshan 劉屏山. The 3 scholars and Zhu Song were all interested in *Book of Changes*, Buddhism and Daoism. Affected by them, Zhu Xi also studied Buddhism and Daoism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n Zhu Xi followed Li Dong 李侗 to learn Xinti 心體 and Qixiang 氣象 theory. After that, Zhu Xi studied old theory of Zhonghe 中和, especially the aspects of Xin 心 and Xing 性 until he created a new theory of Zhonghe in his 40 years of age. His new theory classified Xin, Xing and Qing 情 as 3 separate parts. Zhu Xi studied Buddhism and Daoism from his young age, besides, he never ignored Confucianism and its Xin and Xing theory in the whole life, and therefore he could always surpass his previous thoughts. He wrote these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s in his poems.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analyze this group of poems. The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2 aspects: 1. Zhu Xi's delight in studying Zen and Daoism; 2. His delight in connecting Xin to Tianli 天理 theory.

Keywords: Zhu Xi,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Zen, Daoism, Tianli, le

Received: December 15, 2010; accepted: Oct. 2011.

Corresponding author: Y.-S. Kang



壹、前言

作為一個現實存在的人，其生命有諸多需求，馬斯洛（Maslow）將之分成：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受人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最高需求（超越性或靈性需求）等六個層次¹，這六個層次與超個人心理學所主張的人性的生理層面、情緒層面、理性層面、靈性層面四個層面²互相對應聯繫。由於人性中具有靈性層面，因此，人類心理不可避免的會有超越性的需求。李安德說：

靈性是指人內的超理性、超越性或超個人的層次，和生理、情緒及理性層次一樣真實，一樣屬於人的內在本質；而宗教則是指對靈性層次的一種特殊的詮釋，視之為絕對存在或終極境界的一種顯現或反映，全憑他們對那絕對或終極境界作何認識。因此，人們可能肯定靈性，卻未必需要賦予它宗教的含義；然而宗教卻必須隱含著靈性的層次，人類歷史上近乎普遍存在的宗教現象，正顯示出幾乎全人類都肯定人內的靈性層次³。

中國的傳統思想也和普世經驗一樣，肯定人的靈性或超越層面，依杜維明的觀點：

（儒家的自我）是一個靈性發展的動態過程，就本體論而言，自我，亦即我們的本性，均是來自天命，因此從它本來圓滿之境來看，它是神聖的。由此觀之，自我是既內在又超越的，它既屬於我們內在本有的，同時又屬於上天的……，這正是偉大的文化理想及精神價值從生之根源……自我的結構中天生便有超越之境的強烈渴望，……這種對超越境界的渴望，從深處來看，也就是自我超越的渴望，超越現實存在的自我，以實現理想中的自我⁴。

李安德與杜維明的說法，正可以用來印證朱子早年學禪、學道，以及一生從事儒家聖賢之學的超越性體驗。這些超越性體驗是直接體驗到那超分別、超邏輯、超意識思惟的覺心境界。表現在學禪方面，是塵慮不染，身心凝定空寂，在輕清安悅中；在學道方面，除了心境泯然空寂，更超越時空的界限，神遊神仙世界；在儒學方面，則是體證心與天理渾然合一，物我同體。

朱子幼時即從父親朱松學習儒家經典，十四歲時用力於二程子的為己之學。父親死後，遵遺訓學於劉白水、胡籍溪、劉屏山三人，三人為伊洛之再傳或三傳，均好《易》，也好佛老，與朱松同調。朱子受其影響，出入釋老，馳心空妙之域十餘年。之後從學李侗，李侗的工夫是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時之中的氣象，朱子受其影響，順著孟子的思路前進，體驗到心體的氣象。此後，經歷中和舊說的心性體驗，至四十歲成立中和新說，終於確立心、性、情三分的思想架構。由於朱子富於哲學才具，早年曾從事禪佛及道家（教）之學與修持，一生亦未曾廢弛儒家之學與心性工夫，故一生之中多有超越性之體驗，他有時就將這些體驗發之吟詠。

計朱熹詩作，現存 745 篇，約 1200 首，其創作大致可以 35 歲左右為界限，劃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出入百家，學道未能專一之時，其中 23-24 歲間，釋、道同參，宗教情懷最為強烈，故詩作中有 18 首透露了學禪學道的超越性體驗。唯 24 歲時，朱子初見延平後，且將聖人書來讀，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於是逐漸歸嚮儒學，釋、道情調越來越少，此後詩作中即不再寫其學禪、學道的體驗。31 歲時，朱子正式拜李侗為師，盡棄異學，專治理學，故後期詩作多是題贈、弔亡、唱酬、分韻等應景應用之類，真正有感而發，寫其從事聖學工夫的超越性體驗之詩作並不多，僅得 10 首而已。底下分學禪學道之樂與天理合一之樂兩目，論析朱子詩歌中的超越性體驗。

¹ Maslow, A. H. (1969). Theory Z.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 (2), pp.31~47。

² 見李安德著，若水譯《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的新典範》（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頁 201。

³ 同上，頁 301。

⁴ Tu Wei-ming (1985).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A.R. Marsella et al.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NY: Tavistock Publications, pp.245, 246, 247。



貳、學禪學道之樂

人類的客觀經驗顯示，每一種需求層次都聯帶著一種快樂，需求層次愈往上升，需求愈趨向靈性；同樣的，快樂層次愈往上升，快樂也愈來愈趨向靈性，且變得微妙。凡經驗過靈性的喜悅者都會強調：靈性的喜悅遠超過生理的快感，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以及深沈的滿足⁵。馬斯洛稱這種由靈性需求及自我超越的滿足而來的喜悅為「無上的喜樂」、「無上的快感」⁶。朱子青年時期學禪修道，不乏超越性體驗，從中得到悅樂，以下將引述朱子撰，郭齊箋注的《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的詩作予以論析，以見朱子學禪學道的靈性喜悅。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⁷

陰靄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遠虛廊。齋心啟真祕，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躊躇野水際，頓將塵慮忘。

這兩首詩是紹興 22 年（1152 年）朱子訪道於武夷山冲佑觀時所作，觀妙堂在冲佑觀。朱子此次往冲佑觀，實為參加武夷山道士之焚香修道儀式，第一首前四句寫在道觀的情境，五、六句寫宗教體驗與信仰，七、八句寫其人生的終極追求。整首詩所表達的宗教體驗一生道心，以及對道教精神境界的嚮往與追求，雖沒有直接寫出樂的狀態，但心境寧靜之樂是可以讓人感受得到的。第二首一、二句寫行為動作陪襯三、四句的宗教心理與宗教儀式。所謂齋心，乃祛除雜念，心神凝靜的工夫，由此工夫而「啓真祕」，體驗到道家所說的精神境界，而這種精神境界，就在焚香的儀式中，與道家的十方之神仙相交流。五、六句寫步出道觀後，迷戀仙境的心理與行為，由於心理的虔誠，而不自覺的仰首雲峰。七、八句即寫出在心理投射於山水一仙境的形象化之際，頓然忘懷塵慮的宗教體驗。無疑的，朱子在詩中透露出宗教體驗的寧靜之樂。

除了學道，朱子間亦參禪，所以亦有詩寫其禪境之樂。

〈久雨齋居誦經〉⁸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新竹〉⁹

春雷殷岩際，幽草齊發生。我種南窗竹，戢戢已抽萌。坐獲幽林賞，端居無俗情。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¹⁰之一

讀書春日晏，雨至滿郊園。一灑幽叢竹，藹藹清陰繁。齋居無還往，鎮日空掩門。欲將冲靜趣，與子俱忘言。

〈杜門〉¹¹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闕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筠，微風動幽籟。聊成五字句，

⁵ 同注 2，頁 291。

⁶ 同注 2，頁 292。

⁷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4 月），頁 29。

⁸ 同上，頁 31。

⁹ 同注 7，頁 32。

¹⁰ 同注 7，頁 32。

¹¹ 同注 7，頁 34。



吟罷山花落。浩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

這四首詩是紹興 22 年（1152 年）23 歲時所寫。當時朱子「學禪自牧，致書道謙問禪，道謙有答書¹²。」朱子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等諸詩¹³。〈久雨齋居誦經〉一詩詩題及一、二句點出端居無事而誦讀佛經。三、四句進一步寫出因誦經而放下塵累、悟道的超越性體驗。五、六句轉而鋪寫誦經時的環境，渲染氣氛。七、八句再就三、四句之意，和盤托出，蓋朱子之體驗，乃了達無生滅變化而寂然常住之真相，身心安樂。〈新竹〉一詩寫春天端居賞竹，俗情脫略，心境清靜之樂。〈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詩寫春天鎮日齋居讀書，環境清幽，無人事之干擾，心中享受沖靜的樂趣，而此種樂趣，乃自覺自得，無法以言語表達。〈杜門〉一詩，一、二句寫杜門著意修心養性的心念。三句寫所居寂靜之景象，為第四句墊陪，第四句為全詩主意所在，朱子杜門養素所契境界，乃心境寂然不動，塵境都不到心。五、六、七、八句以具體、生動的景象烘襯「心空境無作」的樂趣；因此，心境寂然不動，不是枯木寒巖，了無生氣，乃是生鮮活潑，充滿生機。第九句「浩然與誰期」指出，這種體驗是自證自知，無法以言語指示予人知，故第十句即以放懷外物，心無所繫作結。以上四首詩都富有禪氣，可以看到道謙影響之迹。

朱子參禪學道，可說公務之外，全心投入，故多有體悟。

〈宿篔簹鋪〉¹⁴

庭陰雙樹合，窗夕孤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夏日二首〉¹⁵

夏景已逾半，林陰方澹然。鳴蟬咽餘響，池荷競華鮮。抱疴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即此窮日夕，寧為外務牽。

雲臻川谷暝，雨來林景清。齋舍無餘事，涼氣散煩纓。望山懷釋侶，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

此三詩亦作於紹興 22 年（1152 年），據東景南考訂，朱子「四月，訪密庵道謙，遂長途行役，由建陽至順昌，宿山寺，登雲際閣，過黃塘嶺，宿白芒畚，憩篔簹鋪，經倒水坑，至五月而返。」¹⁶長途行役中作詩 10 首，而行役並無一定目標與事情，蓋「其時朱熹自以為齋居自牧習禪有成，又得道謙一語啓悟，遂往大自然山水中體驗證道，如一雲游僧也。」¹⁷〈宿篔簹鋪〉一詩「超搖生道心」一句，朱子明白說出他學禪悟道的現量證境，至於此證境為何，朱子沒有加以喻示或描繪。長途行役之後，朱子「歸來齋居，更耽讀佛經，心懷道謙，究味禪悅。」¹⁸作〈夏日〉二首詩。第一首表明一意參禪，不為外務所牽。第二首則寫釋、道同參，心境超塵脫俗，無所營求。兩詩配合主意，描寫周圍蟬鳴、池荷、雲雨、林木、涼氣等清幽景象，透露參禪學道之樂。

宗教之修學，貴能信願行兼至，朱子學道可說是虔誠至極。

〈齋居聞磬〉¹⁹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栖，高齋絕群想。此時鄰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讀道書作六首〉²⁰之一

¹² 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頁150。

¹³ 參同上。

¹⁴ 同注7，頁39。

¹⁵ 同注7，頁102。

¹⁶ 同注12，頁151。

¹⁷ 同注12，頁151~152。

¹⁸ 同注12，頁152。

¹⁹ 同注7，頁40。



岩居稟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形忘氣自冲，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至樂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

〈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²¹

歸命仰璇極，寥陽大帝居。脩脩列羽幢，八景騰飛輿。願傾無極光，回駕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彼浮黎都。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²²

山川佳麗地，結宇娛朝昏。朝昏有奇變，超忽難具論。千嵐蔽夕陰，百嶂明晨暉。穹林擢遙景，回澗盪秋氣。覽極慚未周，窮深遂忘喧。欲將身世遺，況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紛。

這四首詩，均作於紹興 22 年（1152 年）朱子 23 歲時，據東景南考證，「（紹興 22 年）秋間耽讀道經，學長生飛仙之術。九月，道謙卒，有文往祭之。冬間，齋居修道，作焚修室，擬〈步虛辭〉，仿道士步虛焚修²³。」〈齋居聞磬〉詩前四句寫齋居夜間獨處的景象與心境。五、六句寫聽聞磬聲迴繞前山，由此，朱子乃起而披讀道教《黃庭內景經》²⁴，而有道心盈滿的體驗。〈讀道書作六首〉為朱子讀道教典籍—《黃庭內景經》心情之表白，可以窺見朱子企求得道成仙之切。此處所選一首詩，一、二句寫其宗教信仰與終極關懷。三、四句寫閱讀道書。五、六、七、八句寫其宗教修持之體驗。朱子之精神境界已忘其形骸，超脫名跡，透徹了悟性命之理，故九、十句即寫其襟懷之悅樂，非山水之樂可比。十一、十二句則欲以此樂與人分享，勸戒熱衷功名利祿之人。依道教科儀，道士修齋，會用步虛聲吟咏，焚香歌誦²⁵，〈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一詩，為自作齋室焚修時所作之辭，為（道教）唱經禮贊時吟誦之辭，此篇之作，可「見朱熹傾心入道，想入骨髓。頂禮膜拜，儼然道士²⁶。」之景況。第一、二句寫歸依北斗第二星天璇星君、第一星天樞星君與寥陽殿的玉皇大帝。第三、四句想像以鳥羽裝飾的旌旗為先導，玉帝與星君乘坐八彩景色的車輿飛行天界。五、六句祈願玉帝與星君駕臨塵世，以無量光明普照人間。七、八句祈禱玉帝與星君接受朱子之焚香禮拜，朱子願同玉帝與星君至大羅天清微天宮之浮黎國土²⁷。全詩宗教情懷非常強烈，道氣濃郁，令人感受到宗教的超越性體驗。〈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詩為替黃銖（子厚）所題。蓋黃銖亦好道，與朱子同調，朱子有多首詩示黃銖，均以「忘言子」稱之，本詩「忘言子」亦然。本詩前十句描繪清暉堂所在之山川景物，觀賞之餘，令人忘記紅塵之喧鬧。十一、十二句言向道心切，欲託身道教玄虛世界，遺世獨立。十三句「境空」之義承「玄虛」而來，全句言心境空寂即可上契神仙世界。十四句言此心空寂，則觸目所見無非妙理。這兩句可說是朱子自道修道契悟的體驗。十五、十六結句，以絕塵修道勉黃銖，亦以自勉。

紹興 23 年（1153 年）朱子 24 歲時，有 5 首詩亦流露濃烈的道家氣息。

〈春日即事〉²⁸

郊園卉木麗，林塘烟水清。閑棲眾累遠，覽物共關情。憩樹鳥啼幽，緣原草舒榮。悟悅心自遣，誰云非達生。

〈誦經〉²⁹

²⁰ 同注 7，頁 42。

²¹ 同注 7，頁 53。

²² 同注 7，頁 54。

²³ 同注 12，頁 153~154。

²⁴ 參中國道教協會蘇州道教協會《道教大辭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年 6 月），頁 342。

²⁵ 同注 12，頁 150。

²⁶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上）（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4 月），頁 53。

²⁷ 同上，頁 53~54。

²⁸ 同注 7，頁 57。



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釋奠齋居〉³⁰

理事未逾月，簿書終日親。簡編不及顧，几閣積埃塵。今辰屬齋居，煩跼一舒伸。瞻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禽囀幽，忽如西澗濱。聊參物外趣，豈與俗子羣。

這三首詩為紹興 23 年（1153 年）春間，24 歲時所作。朱子自道謙卒後，「轉而更沉迷於道教修煉，其時赴同安任在即，猶在牧齋耽讀道經不止，所作詩皆具道氣³¹。」〈春日即事〉詩一、二句寫春日郊園林木、水塘之美景。三、四句寫觀覽美景而塵累遠去，覺得萬物與我情感相通。五、六句再以鳥啼幽、草舒榮之美景渲染氣氛，強調塵累遠去、與物同情之心境。七、八句就三、四句之義予以詮解，能了悟萬物一體同情，心境悅樂，塵垢煩惱自然遣除，如此誰說不是《莊子》所謂的通達本性之情實³²？這種境界，乃是超越性的體驗。〈誦經〉詩一、二句寫因厭倦世俗塵累，而為擺脫塵累，乃誦讀道教典籍。三、四句說明誦讀之道教典籍為《東華玉篇》（《黃庭內景經》之異名）。五、六句感嘆一日時光，如俯仰間之短促，歲月如流，急速而去。故七、八句以塵俗紛擾未能遣去，只能依靠誦經止息種種塵緣之干擾。詩中誦讀道教經典的體驗，讓人感受到，朱子身處紅塵，而游心道教經典中的神仙樂土，以超克世俗的牽累。〈釋奠齋居〉詩為秋七月至同安任縣主簿兼主縣學後所寫。詩題「釋奠」為古代學校設置酒食以祭奠先聖先師孔子、顏淵之典禮。「齋居」為祭祀前居家齋戒，以示虔誠³³。一、二句寫公務勞碌之情形。三、四句寫公事忙碌而無暇讀書，以致櫥架積塵。五、六句寫因齋居，得以舒伸煩跼之情緒。七、八、九、十四句寫因得清閒而欣賞居家內外風景。十一、十二句寫觀覽景物而參悟形上境界，心境感受樂趣。因為這是超越性的體驗，所以不與俗子同羣。

最能表現朱子學道的超越性體驗的作品，可說是「步虛詞」。

〈步虛詞二首〉³⁴

扉景廓天津，空同無員方。丹晨儻七氣，朶秀東滄房。滄吐碧琳華，仰翕飛霞漿。竦轡絕冥外，眇目撫大荒。策我綠軒輶，上際於浪滄。神鈞亦寥朗，晻靄晨風翔。養翮塵波裏，縱神非有亡。一樂無終永，千椿詎能當！

褰裳八度外，竦轡霄上遊。軒觀隨雲起，偃駕東滄丘。丹萸耀瓊岡，三素祭曾幽。躡景遺塵波，偶想即虛柔。眇目娛真際，不喜亦不憂。宴觀三椿期，顛徊翳滄流。千載何足道？太空自然疇。

據東景南之考證，朱子任縣主簿，「名主簿廡燕居西齋為高士軒，吏事之暇，齋居讀道經佛書，步虛焚修其中³⁵。」〈步虛詞二首〉即在高士軒焚香修道之作。〈步虛詞二首〉之一，前十二句為精神超塵出世，飛升遊歷神仙世界所歷景象。十三、十四句言雖身處塵世，然而，「精神境界卻虛靜澄澈，出入有無之間³⁶。」十五、十六句言這種樂趣，超越時間的限制，非千年、萬年所能衡量。〈步虛詞二首〉之二，前八句亦寫精神遊歷神仙世界之景象，此精神境界超塵出世，虛靜空寂。九、十句言流覽神仙世界之景象而娛悅真性，心境不喜亦不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句言自在的俯視塵世幾萬幾千年的大椿樹，流連翳翳的滄流，比起長生不老的神仙之境，千年、萬年歲月何足掛齒？只要心境清靜，自然能長生不

²⁹ 同注 7，頁 57。

³⁰ 同注 7，頁 69。

³¹ 同注 12，頁 161。

³² 參黃錦鉉《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5 年），頁 223。

³³ 見同注 7，頁 69。

³⁴ 同注 7，頁 85。

³⁵ 同注 12，頁 169。

³⁶ 同注 7，頁 87。



老。〈步虛詞〉所描述的神仙世界，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是對道家（教）學說極端迷戀而想像出來的。如果從宗教意識來說，則是精神的統合達到了「忘形」或「出神」的意境，是心靈在冥想中出神的經驗³⁷，沒有這種內在經驗感受的人，就說這是一種想像的景象。

宗教體驗是密契的經驗，隨著宗教教義、理論、修行方式、文化環境、社會現象與個人天賦、成長經驗、學養等之差異，宗教體驗的內容會有種種不同的現象。宋代思想主流雖為儒學，但是，佛、道的思想、信仰仍很興盛，甚至有三教和會的情形。尤其是佛教禪宗公案禪的興起、流行，對士大夫與理學影響非常深遠。朱子的父親與老師的思想，可說是三家兼容並蓄，朱子受其影響，早年即三家並學，並向大慧宗杲的徒弟道謙學禪，道謙亦稱讚朱子也會得「昭昭靈靈的禪」，所以，早年詩作才會充滿禪道意識。禪悟意識表現在詩中的，是清靜空寂之樂；學道的體驗表現在詩中的，則是充滿神祕意味的神仙境界。這兩種境界，都有神祕經驗的性質，讓人感受到快樂，是一種超越性的體驗。

參、心與天理合一之樂

朱子學說的終極關懷，在於體證與天理渾然一體的聖人境界。這種境界，是真理境界（誠）、道德境界（仁）、審美境界（樂）合一的整體境界³⁸，這種境界的實現，是自我超越，真我實現，與宇宙一體的體驗³⁹，會有一種樂的覺受。程子說：「學至於樂則成矣⁴⁰。」朱子說：「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⁴¹。」儒家的「為己」之學，終極目標就是要成為聖人，實現心中之樂。朱子自幼即立志聖賢之學，至死不輟，一生學行並進，不乏心與天理合一的體道之樂，在其詩作中，可見箇中消息。

〈曾點〉⁴²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行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朱子注《論語·先進篇》曾點之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云：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⁴³

朱子認為曾點已經體認到，人心中的私欲淘洗淨盡時，則心中純然天理顯現，滿心而發，行止之間，無不是天理的顯現。因為心與理一體，與外物沒有間隔，所以天人上下冥契默會，主體意識與絕對本體渾然交融，享受無窮的悅樂⁴⁴。本詩作於紹興 31 年（1161 年）春天，當時朱子經歷數年困學⁴⁵，體會到天理流行，內外渾然一體。所以，水濱行春之際，體會到「麗景」、「流水」的自然景象，無非是天理的流行，所以悠然自在的賞玩春光水色，享受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悅樂，直至傍晚才「微吟緩節」，迎著輕風而歸，表現胸次的悠然。這種境界與曾點風乎舞雩的興味相似，是一種超越性的體驗，所以寫〈曾點〉

³⁷ 參鈴木火拙著·徐進夫譯《開悟第一》（台北：志文出版社，1988 年），頁 94。

³⁸ 參蒙培元〈朱熹的心靈境界說〉《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3 年），頁 419-435。

³⁹ 同注 2，頁 319-342。

⁴⁰ 見朱熹編《二程遺書》卷 11，《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8 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102。

⁴¹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1（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頁 796。

⁴² 同注 7，頁 175。

⁴³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先進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80。

⁴⁴ 參張永雋〈從程朱理氣說析論朱熹心性論之要義〉，台大哲學系編《中國人性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頁 301-335。

⁴⁵ 參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43-44。



這首詩以自喻。

〈觀書有感〉⁴⁶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楊時將《中庸》未發的倫理哲學轉向具體的修養實踐，強調學者「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⁴⁷「靜中體驗未發」之後成爲道南龜山一派的基本宗旨。朱子從學李侗時，李侗即引導他體驗未發，然而，正如朱子所說：「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⁴⁸「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⁴⁹朱子對於默坐澄心的隔離智慧終無會心，不曾受用未發的體驗。李侗死後，朱子對於未發已發的問題繼續探索。經過幾年苦心極力的探索，乾道2年丙戌（1166年）朱子忽有所省，形成「中和舊說」，是時三十七歲，興奮之餘寫上〈觀書有感〉二首詩⁵⁰《朱熹集》卷39〈答許順之〉第十一書云：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眾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⁵¹

朱子「中和舊說」之悟體驗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⁵²因此，對一個現實的人而言，無論何時，「莫非心體流行」，只要生存，心的作用就沒有停止⁵³，任何時候都是處於「已發」狀態，而未發是指心之體一性。已發未發之悟，爲修養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朱子在「人自有生」第一書中說：「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⁵⁴因心爲已發，所以只須於已發處用功，在良心發見處省察，爾後加以擴充⁵⁵。所以，詩中的「方塘」就是指心體，「天光雲影共徘徊」象徵心體流行於一切現象；「源頭活水」則指性體一天理，而源頭活水之來，是因致察操存復其初一心與天理合一所致。第二首「春水生」亦指操存復其初的境界，「蒙衝巨艦一毛輕」、「此日中流自在行」是心與天理合一時，心體流行，處事應物自然中節—都是天理的顯現。

依朱子自述，他從父親那裏「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⁵⁶，少年時學禪以爲由此可得到一條門徑，後自覺於道未見，於是質之於延平，延平始將他引歸聖道。然而朱子雖由心學入，卻和延平所教，體驗未發時氣象的一套不很相同，他中心所關注的是在把握心體，經過數年的探索，朱子對於心體已有他自己的一番體悟。⁵⁷他得到心與理合一的超越性體驗，所以詩中洋溢著欣悅之情。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次其韻〉⁵⁸

穿林踏雪覓鐘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隨處樂，未妨聊作苦吟人。

⁴⁶ 同注7，頁178。

⁴⁷ 見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20〈答胡康侯〉其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年），頁856。

⁴⁸ 見朱熹《朱熹集》卷75〈中和舊說序〉（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3949。

⁴⁹ 同上，卷40〈答何叔京〉書第四書，頁1844。

⁵⁰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106~114。

⁵¹ 同注48，頁1777。

⁵² 同注48。

⁵³ 同注50，頁113。

⁵⁴ 同注48，卷30〈與張欽夫〉書，頁1290。

⁵⁵ 同上。

⁵⁶ 同注48，卷38〈答江元適〉書。

⁵⁷ 同注45，頁34~46。

⁵⁸ 同注7，頁441。



乾道3年丁亥（1167年）朱子38歲時到潭州去訪張南軒，十一月和南軒一同登衡嶽，途中酬唱而吟此詩。據《朱熹集》卷45〈答廖子晦〉：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無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⁵⁹

鳶飛魚躍的自然現象，都是道體的顯現。時時刻刻勿忘道德實踐之時，天理的流行，正像鳶飛魚躍是道體的顯現。朱子又說：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⁶⁰

錢穆云：

象山教人先立乎其大者，濂溪、二程教人尋顏子樂處，若必欲舉朱子教人宗旨，則莫如曰格物窮理。此心不能外事物之理以為心，所樂亦不能外於事物之理以為樂。朱子所教，實兼程陸，而更確實指示出一向前道路。⁶¹

天理流行於天地之間，窮盡此理透徹無餘，就可以體驗到心之理就是事物之理，人與萬物一理同體，無有隔礙，胸中泰然，充滿悅樂。朱子寫作本詩的前一年，窮索已發、未發問題，領悟到「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⁶²未發之體—天性（天理）始終隱藏著、通過外在的他物來表現⁶³，於是丁亥年訪張南軒（栻）相與討論已發、未發的理論與工夫。兩人同登衡山，朱子因體悟「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⁶⁴所以穿林踏雪登山途中，感覺迎目景物都是天理流行，只要善於體會，則隨處都可得到悟道之樂與審美的趣味。

〈題林擇之欣木亭〉⁶⁵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隔溪樹。連林爭秀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晤？真驩水菽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本詩約作於38歲至42歲間，由陽春林木秀發的景象，點撥天地無言，而天理流行，萬物各遂其生的理境。《論語·陽貨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注曰：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⁶⁶

天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天地萬物各循其理而盡性成物，聖人一動一靜，無不應合天理。朱子學生林擇之（用中）有欣木亭詩，朱子和之。朱子以於欣木亭所見清川、林木，可發現天理流行，萬物生生不已，可是大化無言，有誰能寓目心悟，因而寫了本詩以和其學生林用中。詩歌從木欣而想到生意，從生意而推原大化，從大化合到此心，從此心而歸本孝友，以殊形同趣，天人一理同體做結。詩中融合

⁵⁹ 同注48，頁2162。

⁶⁰ 同注41，卷31，頁795~796。

⁶¹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2冊〈朱子論心雜掇〉（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頁500。

⁶² 同注48，卷40〈答何叔京〉32書之第3書，頁1843。

⁶³ 同注50，頁114。

⁶⁴ 同注48，卷30〈與張欽夫〉10書之第3書，頁1290。

⁶⁵ 同注7，頁530。

⁶⁶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集註·陽貨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252~253。



哲理、美感與倫理之樂為一體。

〈尤溪縣學觀大閣〉⁶⁷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朱甍碧瓦臨無地，散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徙倚，忘情魚鳥共徜徉。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大方。

此詩為乾道9年（1173年）年44歲時所作。朱子說：

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也。⁶⁸

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⁶⁹

人與萬物為同樣的氣所創生，同樣具備天理在心中，人的心只要大公無私，就會將天地萬物看成一體，而無所不愛。詩中朱子寫到他快樂的心境，他有了超越性體驗，和「溪山」相知相得；他泯除了差別心，和「魚鳥」情感相通。要體證這種樂趣，須觀察物我的根源是同一理氣所生，破除形體的界限，這就是大道一天理的體現。錢穆說：「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此乃朱子所欲證成。」⁷⁰本詩顯示朱子自我超越，與萬物一體的超越性體驗。

〈仁智堂〉⁷¹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⁷²

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石門塢〉⁷³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釣磯〉⁷⁴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這四首詩為〈武夷精舍雜詠〉十二首詩的一部分，淳熙10年（1183年）四月武夷精舍落成後所作，當時朱子54歲。仁智堂為朱子講學的教室，取仁智之意，依朱子之言：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⁷⁵

天地以生化萬物為心一本質、本體，表現主宰作用，萬物化生時稟具天地的本質為心一本質、本體。說到天地之本質、本體所含攝的德性雖然無所不包，但可以以仁來概括。所以，人的本質、本體所含攝的德性也有仁義禮智四者。由此可知，仁智是天地之本質一天理具在人心中之義理，當人的心知覺義理，與理合一時，就是道心。仁智堂為武夷精舍的一部分，位在風景秀麗的武夷山，朱子以「蒼崖無古今，

⁶⁷ 同注7，頁923。

⁶⁸ 同注48，卷38〈答袁機仲別幅〉，頁1693。

⁶⁹ 同注48，卷32〈答張敬夫〉18書之第15書，頁1397。

⁷⁰ 同注61，第3冊，頁323。

⁷¹ 同注7，頁788。

⁷² 同上。

⁷³ 同上。

⁷⁴ 同上。

⁷⁵ 同注48，卷67〈仁說〉，頁3542。



碧澗日千里」顯示天理流行，綿亙古今，無處不在；朱子心愛山水，即以仁智天理為其知覺的內容，蒼崖、碧澗無非是他心與天理合一之象徵。〈隱求齋〉詩，「無言道心長」一句，是用孔子「予欲無言」之意，因此，舉目所見，晨窗林影；傾耳所聞，山泉涓涓，俱是天理所現，即此觀照存養，自然滿心天理，而晨窗林影、涓涓山泉，也是道心流行一超越性體驗之象徵。〈石門塢〉一詩，雲氣、薜蘿既是天理之流行，也是道心流行之象徵。孔子栖栖一代中，無非是道心的體現。〈釣磯〉一詩中，蒼石稜、寒碧潭，同樣是道心之象徵，「永日靜垂竿」是靜默無言的外表下，內心自覺自知道心之盈滿，此種自內證知的超越性體驗，外人是無從識知的。

孔子體驗仁境，開顯天道，為儒家樹立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人生理想，成為歷代儒者成己成物，自我超越的目標。朱子自 5、6 歲時便對宇宙本體充滿好奇心，透露對格物的興趣⁷⁶，14 歲從事於為己之學，確立聖學的志趣，一生讀書、做人、格物、窮理勇猛精進，不稍鬆懈，會通倫理境界、宇宙境界與本體境界，證成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哲理與境界。苦心孤詣所得，在《語類》、書札、論著、詩歌……中，歷歷可尋，其中則以詩歌中所顯示的最為親切、生動，最能透露朱子心中悟道之樂，本目舉出 10 首詩予以析論，從中見到朱子的超越性體驗。

肆、結語

靈雲志勤禪師開悟後作了一首詩：「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⁷⁷心理學家 Ira Progoff 主張：「人類心靈本質指向一超越之物，心理在它內不過是一小部份的反映。無數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情不自禁地發出永不厭足的渴望，想找到生活的超越意義並能活在其中，Jung 認為這種潛意識的追尋乃是人類靈性的根本現實……⁷⁸。」本文舉出朱子 28 首蘊含超越性體驗的詩歌，其中 18 首為學禪學道所得，是青年時期靈性追求的見證，學禪的超越性體驗，是心境清靜空寂之樂，學道的體驗，則多了一分神祕的意味。另外有 10 首詩，是從事儒家聖賢之學的體驗，其內涵是心與天理合一的悅樂。學禪、學道與聖賢之學的超越性體驗，都顯示了萬物的一體性，這是直觀的認識所見，超越了感官、理性的認知，「親身體會出的知識」(Eddington)、「內心最熟悉的知識」(James)、「融合性的識」(Maslow)⁷⁹，所以，其心靈的快樂，不是經驗層次的快樂可比。

⁷⁶ 同注 45，頁 7。

⁷⁷ 見《禪宗集成》第 10 冊，卷 19〈禪林類聚〉（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頁 6383。

⁷⁸ 同注 2，頁 293~294。

⁷⁹ 同注 2，頁 304~305。



參考文獻

- 朱 熹：《二程遺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8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朱 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 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4 月。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年。
- 李安德著·若水譯：《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新典範》，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年。
- 陳 來：《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
- 黃錦鉉：《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9 年。
- 楊 時：《楊龜山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
- 鈴木大拙著·徐進夫譯：《開悟第一》，臺北：志文出版社，1988 年。
-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
-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 錢 穆：《朱子新學案》第 2 冊，臺北：三民書局，1989 年。
- 中國道教協會：《道教大辭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年。
- 張永雋：〈從程朱理氣說析論朱熹心性論之要義〉，收入臺大哲學系編《中國人性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
- 道 泰：〈禪林類聚〉，收入《禪宗集成》第 10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
- 蒙培元：〈朱熹心靈境界說〉，收入《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 年。
- Maslow, A·H. Theory Z.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 (2) (1969): 31~47。
- Tu Wei-ming,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A.R. Marsella et al.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NY. Tavistock Publications, pp.245, 246, 247。

